

地社區營造及文學推廣，年屆八十仍相當活躍。2013年，黃春明獲頒第3屆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」，委員會認為其長期深耕鄉土，創作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；基於對人間的熱愛，對人性的尊重，他取材自社會底層，關注農鄉變遷中的老人處境，形成人道精神的文學風格。雖然已有年紀，但仍不停在做，且做得很好。在星雲獎的頒獎典禮上，黃又得知榮獲「總統文化獎文藝獎」，雙獎齊至，實至名歸。他想告訴和他一樣的老年人：「我還在動，你也可以！」。

除了寫作、劇場與在地社區營造，黃春明也十分積極回應當下的時代。2013年，聯合線上與聯合文學合作將「黃春明作品集」轉成電子書，黃春明在出席台北國際書展電子書發表會時謂「時代到了！」，不再排拒電腦閱讀。此外，反核議題延燒時，黃春明亦直率表態自己的反核立場：「當然是反對！白癡才問看法！」，強調核電危機是未知數，日子還長，應該為下一代多多著想。

楊富閔



圖10 楊富閔
照片提供／楊富閔

台南囡仔的故鄉考古／考現學

2011年9月，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「私文學年代：七年級作家新典律論壇」，為七年級作家的文學脈絡進行定位，同時也象徵「七年級世代」正式在文壇成型，1987年生的楊富閔是七年級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2009年，他奪下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組首獎登上文壇，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《花甲男孩》，大受好評，從此創作不輟。2013年，他將近年連載於報刊的散文集結為「解嚴後台灣囡仔心靈小史」兩冊，包括《為阿嬤做傻事》、《我的媽媽欠栽培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「解嚴後台灣囡仔心靈小史」的定名，透露了1987年生的楊富閔對於時間縱軸——「解嚴後世代」的高度自覺；而在地理空間上，出生於台南大內區的楊富閔，有著同代作家罕有的鄉土成長經驗、說不完的家庭故事與豐厚的民俗文化資產。於這樣的時空座標下成長，使他與其前行代、甚至同代作家們，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視角及生活體驗。楊富閔自述「成長於一個不斷解釋台灣的90年代」，小時候即捧著大部頭的《南瀛文獻叢書》猛讀：「我對於探索腳下每方寸土地之典故有難以言說的狂熱，我從文史

工作者筆下接收關於台灣的知識：地名的、作物的、祭祀的，興奮幾乎窒息，不到幾個月整套書系被我消磨殆盡，我的台灣閱讀史，想來就是我的心靈成長史」。除了書本上得到的地方文史知識，楊富閔的散文更是直接從台南大內的家族生活之中汲取養分，其筆下記錄故鄉的各種場所、物件、家族／家庭的瑣事與遺事，既是考古，也是一種故鄉的「考現學」，構成一部台南囡仔的大內故鄉私史。



以小說書寫美術史

1938年出生於大稻埕的藝術家謝里法，繼《紫色大稻埕》（2009）之後，2013年再以小說《變色的年代》，書寫台灣歷史／美術史的關鍵年代，在他的筆下，每位台灣藝術家都能以精彩的故事傳世。

《變色的年代》藉由兩位主角——木刻版畫家黃榮燦、與台灣省交響樂團第一位團長蔡繼琨——的人際往來、以及第1屆「全省美展」的籌辦過程，串起畫壇人物在光復後的發展；小說時序則從1945年「台灣光復」寫起，終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前。對台灣人而言，這是一個轉變／變色的年代：

從日本帝國到中華民國，從日本語到北京話，從殖民體制進入另一個戒嚴體制。因政治的低氣壓，中國的文化菁英來台想一展抱負，結局卻不是返鄉、就是人間蒸發。面對這樣一個「變色的年代」，曾著有多部台灣藝術相關書籍如《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》、《台灣出土人物誌》等的謝里法，以其對前輩畫家的訪談為基礎，採用小說的方式解釋、填補歷史的縫隙。他在序〈我的小說是這麼寫出來〉自述：「寫小說的人總是『大膽假設』而不『細心求證』，認為只要寫出來之後想『求證』的人比比皆是，我憑想像先繪聲繪影，總有一天不知道誰會把真實的歷史完整提供出來，這才令我寫小說愈來愈覺有意思」。

從以戰前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為舞台的《紫色大稻埕》，到以戰後兩年間的台灣為時空背景的《變色的年代》，謝里法形容這兩本書是「美術史演義」。儘管小說有虛構的成分，但做為小說家的謝里法的任務，便是對台灣美術史持續提出問題、提出遼闊而深刻的想像。